

经典作家如是说系列

经典作家谈

# 书与读书

刘文荣 主编



 文匯出版社

前言

2



经典作家如是说系列

经典作家谈

# 书与读书

刘文荣 主编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作家谈书与读书/刘文荣主编. —上海:文  
汇出版社, 2013.6

(经典作家如是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858-4

I. ①经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书评—世界—选集  
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9825 号

---

## 经典作家谈书与读书

主 编 / 刘文荣
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
封面装帧 / 陆震伟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

印 张 / 7.5

ISBN 978-7-5496-0858-4

定 价 / 25.00 元

# 前言

读书，自古迄今被有识之士视为毕生的追求和理想。读书可以使人通情达理，知耻向善。读书不仅积蓄知识，更是精神历练。历代经典作家，不仅勤于读书，还乐于谈书——他们不仅是“读书家”，往往还是“谈书家”。

本书精选中外 18 位经典作家的 22 篇谈书与读书的文章，以飨读者。为了使你在阅读前对本书有个大概了解，我先就本书内容作一简要介绍：

本书分为两部分，即“外国篇”和“中国篇”。在第一部分“外国篇”里，选入了 12 位外国作家的相关文章——英、法、德、美都有，从 16 世纪的培根和蒙田，到 20 世纪的奥登和毛姆，还有日本近代大学者福泽谕吉——他们有的是哲学家（如培根和叔本华），有的是散文家（如蒙田和兰姆），有的是小说家（如弗吉尼亚·伍尔夫和毛姆），有的是批评家（如罗斯金和阿兰），有的是传记作家（如莫洛亚），有的则是教育家（如爱默生和福泽谕吉），而在本书中，他们都作为“读书家”出现在你

面前。他们谈到的有些书，也许你并不熟悉。但这不要紧。他们谈到的读书目的并不一致：有的是谈为做人而读书、有的是谈为做学问而读书、有的则是谈为读书而读书。但这也不要紧。要紧的是他们的读书经验和读书方法，因为不管您读书是为做人，或是为做学问，还是为读书而读书，只要你是认真的，我想，就一定会从他们的读书经验中获益。

同样，在第二部分“中国篇”里，选入的6位中国作家——梁启超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鲁迅、林语堂、梁实秋——也将为您提供宝贵的读书经验。同样，他们对读书的目的、读什么书以及如何读书等问题，看法也不一致，如：梁启超主张“趣味主义”、胡适提倡“博学精读”、鲁迅强调“多看外国书”、林语堂则推崇“自由看书”。但是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：他们皆为饱学之士，他们的读书成果可谓大矣！就凭这一点，我想，他们的读书经验也值得你玩味、值得你思考吧？

人称读书有三境界：第一境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即：寒窗苦读；第二境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即：冥思苦想；第三境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首蓦见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”，即：豁然开朗。这是求知的三阶段，其实也是感悟人生的三阶段。那么，你呢？是正在“独上高楼”呢，还是正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？抑或，正“回首蓦见”？不过，无论你身处哪一境，本书中的这些经典作家，我敢保证，都是你的良师益友。

刘文荣

2012年11月于上海

# 目录

## · 外国篇

- [英] 弗朗西斯·培根  
论读书 3
- 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 
谈书籍 5
- [德] 亚瑟·叔本华  
论书籍与写作 23
- [英] 查尔斯·兰姆  
读书漫谈 40
- [美] 拉尔夫·爱默生  
读书 52
- [英] 约翰·罗斯金  
谈读书 66
- 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  
如何读书 72
- [法] 阿兰  
读书之乐 92
- [英] W. S. 毛姆  
关于读书 98

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	读书的艺术	126
[英] W. H. 奥登	论读书与批评	131
[日] 福泽谕吉	学问的趣旨	142
· 中国篇		
梁启超	学问之趣味	151
	读书之方法	156
蔡元培	我的读书经验	160
胡适	读书	163
鲁迅	青年必读书	173
	读书杂谈	179
林语堂	论读书	187
	读书与入学	198
梁实秋	漫谈读书	207
	影响我的几本书	211

# 论读书

【英】 弗朗西斯·培根

## 外国篇

1591—1626）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、散文家、培根主义者、法律家、数学研究家等。曾任剑桥大学校长（1619—1620）、伦敦大学校长（1620—1621）、大法官（1618—1621）等。本文选自《培根文集》，乃其早年所著及人口之著作。此文可分两个部分，前半部分为培根对读书之重要性及其

书之价值之见解——读书，足以怡情，足以长才，足以辅政。

一、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长才，足以辅政。读书于休闲之时，其目的也，在于消遣娱乐之中；其目的也，在于求知解事之需。

二、读书之士其能分别处理事务——辨别是非，能纵观全局，全局兼筹。则必好学深思百莫展。读书费时过多易惰，文采华丽太盛则弊，全凭读书而事乃学究故态。

三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，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，兼天先天于实践



# 论读书

[英] 弗朗西斯·培根



弗朗西斯·培根 (Francis Bacon 1561—1626),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、散文家。曾任大法官, 晚年隐退, 从事研究和著述。重要著作有哲学论著《学术的进展》《新工具》《论事物的本性》、文集《随笔集》和《新大西岛》等。本文选自《随笔集》, 乃数百年来脍炙人口之名篇。全文不足两千字, 却将读书之功用、读书之方法及读书

与性格之关系一一道来, 且句句有理, 实为言简意赅之典范。

读书足以怡情, 足以傅彩, 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, 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; 其傅彩也, 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; 其长才也, 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

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, 然纵观统筹, 全局策划, 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。读书费时过多易惰, 文采藻饰太盛则矫, 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。

读书补天然之不足, 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, 盖天生才干犹如

自然花草，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，而书中所示，如不以经验范之，则又大而无当。

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，无知者羨读书，唯明智之士用读书，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，用书之智不在书中，而在书外，全凭观察得之。

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，亦不可尽信书上所言；不可只为寻章摘句，而应推敲细思。

书有可浅尝者，有可吞食者，少数则须咀嚼消化。换言之，有只需读其部分者，有只须大体涉猎者，少数则须全读，读时须全神贯注，孜孜不倦。书亦可请人代读，取其所作摘要，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，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，淡而无味。

读书使人充实，讨论使人机智，笔记使人准确。因此，不常做笔记者须记忆力特强，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，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，始能无知而显有知。

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；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

人之才智但有滞碍，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，一如身体百病，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。滚球利肾，射箭利胸肺，慢步利肠胃，骑术利头脑，诸如此类。如智力不集中，可令读数学，盖演题需全神贯注，稍有分散即须重演；如不能辨异，可令读经院哲学，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；如不善求同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，可令读律师之案卷。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，皆有特效可医。

王佐良 译

# 谈书籍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



米歇尔·德·蒙田 (Michel de Montaigne 1533—1592)，法国思想家、散文家。曾在法院任职多年，后归隐田园，潜心著述，以多卷散文集《随笔》闻名于世。本文选自《随笔》。蒙田的随笔可称为“愚谈”，形式随意，态度诚恳，仿佛与读者促膝谈心。本文谈书籍，主要谈文学书和历史书，但蒙田并不想指导读者怎样读书，而只是谈了他

自己是怎样读书的，以及他对一些书的看法；至于读者愿不愿意学他那样读书，是否同意他对那些书的看法，他一概不管。反正，他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因为他写随笔的目的本来就“不是写给别人看的，而是写给自己看的”。所以，他毫不在乎地说，他读书只是为了娱乐，为了“悠闲度日的乐趣”，一遇到困难，就知难而退，从不勉强自己。这样的“读书观”，不是太不“励志”了吗？他不在乎！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——<sup>悠闲地</sup>尽管做学！<sub>！</sub>这就是蒙田。喜不喜欢，随你便！

我毫不怀疑，我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若由专家来谈，会谈得更好、更实在。本文纯属我凭天性而不是凭学问写成的，谁觉得

这是信口雌黄，我也不会在意。我的论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，而是写给自己看的；而我也不见得对自己的论点感到满意。谁要在此得到什么学问，那就要看鱼会不会上钩。做学问不是我的擅长，本文都是我的奇谈怪论，而我也并不企图让人凭这些来认识事物，而是认识我；这些事物或许有一天会让我真正认识自己，也可能我以前认识过，但是当命运使我有幸接触它们的真面目时，我已记不得了。

我这人博览群书，但是阅后即忘。所以，除了说明在此时此刻我有些什么认识，我什么都不能保证。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、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些东西；比如说，看我的引证是否选用得当，是否说明我的意图，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，有时由于思路不清，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。我对引证不以数计，而以质胜；如果我以数计的话，我的引证还会多出两倍。这些引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出自古代名家，不用我介绍也当为大家所熟识。鉴于要把这些说理和新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，跟我的说理和观念交织在一起，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，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，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，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。他们像个庸人似的招来众人的非议，也同样像个庸人似的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想法。我要他们错把<sup>同</sup>求同<sup>不</sup>克<sup>①</sup>当作我来嘲笑，骂我骂到了塞涅卡<sup>②</sup>身上而丢人现眼。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

---

① 普鲁塔克（约46—120），古希腊传记作家、散文家。

② 塞涅卡（前3—65），古罗马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悲剧作家、雄辩家。

些大人物身上。

我喜欢有人知道如何在我的身上拔毛，我的意思是他会用清晰的判断力去辨别文章的力量和美。因为我缺乏记忆力，无法弄清每句话的出处而加以归类。然而，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，十分清楚在我的土地上开不出我播种时想要的绚丽花朵；在我的果园里，果子也永远比不上别人的甜美。如果我词不达意，如果我的文章虚妄矫饰，我自己没能感到，或者经人指出后仍没能感到，责任当然由我来负。因为有些错误往往逃过我们的眼睛，但是在别人向我们指出错误后仍不能正视，那就是判断上的弊病了。学问和真理可以不与判断力一起并存在我们身上，判断力也可以不与学问和真理并存在我们身上，但不管怎样，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我认为是说明自己具有判断力的最磊落、最可靠的明证之一。

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的，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；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，有时循序渐进。我愿意走合乎自然的步伐，尽管有点凌乱；我当时心情如何，也就如何写来，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成了这样，不过也不至于信口开河和不着边际。我当然愿意对事物有一番全面的了解，只是我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。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的；即使是做学问，我也不愿意，尽管做学问是一件那么光荣的事情，而我在书籍中寻找的却是悠闲度日的乐趣。即使搞点研究，我也是为了获得如何认识自己、如何享受人生、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：

这是我这匹淌汗的马应该朝之奔跑的目标。

——普鲁佩蒂乌斯<sup>①</sup>

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也不会为它们绞尽脑汁；经过一两次思考，得不到解答也就算了，不再思考。如果我不罢休，不但会浪费时间和精力，还因为我本不善于思考，一思不得其解，再思反而更加糊涂。若不是高高兴兴，我就做不成事情；苦苦思索反而会使我判断不清、不知所措。当我视觉模糊时，我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，就如我看红布上的条纹，必须把目光先从红布上移开，上下左右转动一下眼睛，然后眨上好几次才能看清。如果这本书看烦了，我就丢下换另一本，等我实在无事可做时再来看它。我很少读现代人写的书，因为我觉得古人写的书更丰富、更深刻。我也不读希腊人写的书，因为我对希腊文一知半解，理解不深，无从运用我的判断力。

在那些纯属消闲的书籍中，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、拉伯雷<sup>②</sup>的作品和让·塞贡<sup>③</sup>的《吻》（若可把它们归入这一类的话），可以玩味一番。至于《高卢的阿马迪斯》<sup>④</sup>和此类作品，我就是在童年时也不曾感过兴趣。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，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，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、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。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譎故事从前使我入迷，如今

---

① 普鲁佩蒂乌斯（约前50—前15），古罗马哀歌诗人。

② 拉伯雷（约1493—1553），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学者、作家，传世之作《巨人传》。

③ 让·塞贡（1511—1536），荷兰出生的拉丁诗人。

④ 《高卢的阿马迪斯》，一部中世纪有名的骑士传奇。

已很难叫我留恋。我对一切事物，包括超过我的理解和不属于我涉猎范围的事物，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。当我有所表示时，并不是指事物本身如何，而是指本人见解如何。当我对柏拉图的《阿克西奥切斯》一书感到讨厌、并认为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这是一本苍白无力的书时，我也不认为自己的见解必然正确。从前的人对这本书推崇备至，我也不会蠢得去冒犯古代圣贤的评论，不如随声附和，倒也心安理得。我只能责怪自己的看法，责怪自己只是停留在表面，没能窥其奥秘，或者说，没有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。对一本书，只要不是颠三倒四、语无伦次，其他都不必计较；看到了自己的弱点，却要直言不讳。对某些思想和思想的表现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；只是，这些思想和思想的表现往往是不明显的、不完整的。譬如伊索寓言，大部分有几层意义和几种理解。认为这些寓言只含一种寓意的人，总是选择最明显的一面来加以解释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那只是寓言的最肤浅的表面，其实还有更生动、更主要和更内在的部分，他们没有深入挖掘，而这，正是我在做的一件事……

还是沿着我刚才的思路说下去吧。我一直觉得，在诗歌方面，维吉尔<sup>①</sup>、卢克莱修<sup>②</sup>、卡图鲁斯<sup>③</sup>和贺拉斯<sup>④</sup>远远在众人之上。尤其是维吉尔的《农事诗》，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诗作，只要把《农事诗》和《埃涅阿斯纪》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，维

---

① 维吉尔（前70—前19），古罗马史诗诗人，《埃涅阿斯纪》为其传世之作。

② 卢克莱修（约前99—前55），古罗马哲理诗人。

③ 卡图鲁斯（约前87—前54），古罗马田园诗人。

④ 贺拉斯（前65—前8），古罗马诗人、批评家。

吉尔若有时间，是可以对《埃涅阿斯纪》的某些章节做更精心的梳理的。我认为《埃涅阿斯纪》第五卷写得最成功。卢卡努斯<sup>①</sup>的著作也常使我爱不释手，这不在于他的文笔，而在于他的观念和评论颇为中肯。至于“一把好手”泰伦提乌斯<sup>②</sup>——他的拉丁文写得妩媚而典雅——我觉得他最好地表现了人的心灵活动和风俗人情；每当我看到人们的日常行为时，总会想起他。他的书我久读不厌，而且每次都会发现新的优美典雅之处。稍后于维吉尔时代的人常抱怨说，不能把维吉尔和卢克莱修相提并论。我同意，这样的比较确实不很恰当，但是当我读到卢克莱修最优美的诗篇时，不由得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。如果人们对这样的比较都会生气，那么现在有人把他和亚里士多德作不伦不类的比较，不知这些人又会怎么说呢？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说什么呢？

哦！这个没有判断力、没有情趣的时代。

——卡图鲁斯

我认为，把普劳图斯<sup>③</sup>跟泰伦提乌斯（他很有贵族气）比较，比把卢克莱修跟维吉尔比较更叫古人觉得不平。罗马雄辩术之父西塞罗<sup>④</sup>常把泰伦提乌斯挂在嘴上，说他古今独步，这使泰

---

① 卢卡努斯，生卒年不详，古罗马诗人，其作品只有史诗《法尔萨利亚》（一称《内战记》，共10卷，未完稿）传世。

② 泰伦提乌斯（一译泰伦斯，约前190—前159），古罗马喜剧家。

③ 普劳图斯（前254？—184），古罗马喜剧家、诗人。

④ 西塞罗（前106—前43），古罗马著名政治家、演说家、雄辩家、法学家和哲学家。